

从古至今，人们对雪，都怀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，既有“今我来思，雨雪载途”之苍茫回顾，也有“浮生只合尊前老，雪满长安道”的遂顺无聊。雪，似乎因为是一年最后季节的物候现象，而隐约有了终止、完结，乃至死亡的意味，吴文英就有“看飞雪，苹底芦梢，未如鬓白”的句子，对生命循环至老，生无限感慨，仿若死亡紧随雪后，随时都要获取性命般无奈萦怀。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倒是一片暖意，暗淡的灯盏下，心念里的人终得重聚，惊喜又伤怀。只是所有人都明白，怎样字正腔圆、幸福无边的表象下，都掩藏着生之为人的无望、伤心、绝望，乃至执拗和仇恨，这才是没有被掩盖和遮蔽的生活和人性啊，真正的俗世容颜。也似乎只有雪，才能使那些突兀而无法剔除的丑陋、邪恶和残酷，暂时得以缓解，让人们有时间回望、忏悔和补救，并重获热情和天真，对大雪后的人生充满期待。

## 今我思雪

指尖

大约这世上不喜欢雪的人很少。比如我，活到如今，经历过几十个冬天，见识过无数场大雪小雪，一年又一年，颜渐衰，心渐钝，人渐老，依是喜欢雪。或皆因人生之初，见着天地人间，便是大雪霏霏之故？真相或许完全相反，是我用几十年的幻觉臆想出一幅假画面，仅此而已？我试图跟母亲核实，她竟然一概不知，既不记得我降生于何时何辰，更无法说清有雪无雪。那时人们刚结束饥火烧肠的日子，面上的菜色尚未褪去，蝉腹龟肠的恐惧随时来袭。我的出生，远不是生活中的大事要事。所以，我体谅母亲的遗忘。事实上，这种体谅，更多的是生之无奈，命之无由。《道德经》有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之句，原来在天地眼里，所谓的万物形态度，都是不存在的。万物，无论高矮胖瘦，黑白丑俊，都可被冬天的一场雪包缠裹纳其中。这样想着，便感觉一个人、一件物的一生，也就是一场被大雪覆盖、遮蔽的过程。

七八岁，除夕，见过一次大雪。不是静悄悄，而是发出噗噗的声响。不到一个时辰，远山近树，温河和村庄，便成了雪世界。小孩对此毫不在意，兴奋得不知所以，跑出去，抓一团雪，放到嘴里。在被大人责骂的时候，雪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。大人们刚开始也如小孩般兴奋，拿着扫帚在院子里、街上扫雪，但这样的雪，怎能扫得完呢？当大人们感觉劳累，停止动作歇息，只一瞬，他就成为一个雪人，头上，肩膀上，脚上，眉毛上，睫毛上，手和扫帚上，全是皑皑白雪。雪的力量要大过人的，雪侵袭的速度也要大过人躲藏的速度。

直到第二天早上，雪还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不久，噗噗的大雪，压塌了邻居家的简易厨房，同时压塌的，还有村里的牲口棚，一些人家的鸡窝和猪窝。要不是那些鸡们飞了一院子，牲口们暴跳如雷地从草和砖块下飞奔出来，你根本看不出它们已经坍塌。雪，像一个肇事者，同时也是一个掩藏者，它带来的安平和危险一样令人恐惧、慌张、无所适从。

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这样的恐惧感常常在我梦中出现，雪，不停歇的雪，覆盖了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房屋，土地，恋爱，理想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只能用梦外的另一只眼，去看见自己的挣扎和覆灭。雪，用时间和耐心，一点点地制造细节，并使它逐渐圆润，饱满，直至成为庞大的事件本身。

宁公遇是唐朝一位奇女子。人们来到佛光寺，一个迫不及待的心愿是看看宁公遇。

东大殿佛坛，佛健硕，菩萨清寂，天王威猛，宁公遇端坐南尽间一隅，并且被前面的天王挡住了。

一众塑像里，她微茫，渺小。一旦看见，便会被这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的女子牵引。

东大殿门口的经幢，“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”几个字被游人摸出亮光，我也伸手摸了摸，恍若和这位唐朝的奇女子握手。她施建了留存至今最壮观的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。她盘坐着，一坐千年。直至另一位伟大美丽女子林徽因出现。并且认出，她是宁公遇。

没有宁公遇，我们就不会如此直观地看到盛大唐朝。我们不能想象祖先的辽阔。建筑是诗，佛光寺就是李白。建筑是音乐，佛光寺就是秦王破阵乐。都担得起壮丽。

小村落藏着惊心动魄大事件。

唐武宗会昌灭法，拆除天下佛寺四千六百座，焚毁民间寺庙四万多座。佛光寺除祖师塔及几座墓塔外，主建筑全被毁坏。武宗死后，宣宗继位，佛法重兴，佛光寺原址重建。

东大殿北次间梁下题记：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。

宁公遇的身份始终成谜。由此也生发许多猜想。

北次间梁下还有题记：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。

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，又是谁？

## 宁公遇是谁？

水伊

一说是王守澄。一说是王元宥。

围绕这两个人，推测宁公遇的身份。

一说宁公遇是王守澄的妻子，也有说是养女。王守澄什么人？太监。不要杠，太监娶妻养子并不鲜见。有权势的太监几百个养子下来就是一支小型军队。有的太监还发展成世家大族。王守澄是唐宪宗、唐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文宗四朝太监，并且是谋杀唐宪宗李纯的元凶，与唐宣宗有杀父之仇。王守澄后来被鸩杀。妻或女为度亡人而建大殿？而东大殿的建筑时间“大中十一年”是唐宣宗的年号。皇家允许他的名字出现？也说不准。毕竟佛光山属于又显又隐之地。

一说宁公遇是王元宥的未亡人。王元宥也是太监。宣宗一朝曾任神策军右军中尉。王元宥还兼任右街功德使。功德使是唐代佛教管理机构，主管建寺、造像、译经、写经等。安史之乱后，常由神策军中尉兼任。比如高力士曾兼任左街功德使。虽在深山，佛光寺可是皇家寺庙，并不是什么人想建就能建的。要不“大佛光寺”也不会出现在敦煌壁画中。王元宥出身太原望族，身世显赫，没有政治污点，妻子充当送供人，好像比王守澄更具说服力。

一说宁公遇是唐宣宗李忱的二女儿永福公主。永福公主选定于琮为驸马，不日就要下嫁。和父亲一起吃饭，因为小事生气，竟把筷子折断了。李忱说，你这般性情，怎么能嫁到士大夫家。竟下旨，让四女儿

广德公主嫁给于琮。永福公主终身未嫁，一心向佛。基于王室忌讳，以宁公遇之名义，隐秘成为佛殿主。这个说法比较惊险。但也不是全无可能，就在离此不远的繁峙县公主村，有座寺庙就叫公主寺，初建和一位北魏的公主有关。

一定要想象，可以附出会出唐传奇。

这些都不要紧。要紧的是，她不只施建了东大殿，她还施身自己，盘腿坐在佛脚下，一坐千年。等另一位女子。好在，那位伟大美丽女子完全明白她，竟愿意给自己也塑一尊像，陪她盘腿再坐上一千年。最美好的，莫过隔着时空，彼此确认，彼此认同，彼此相惜。

都是有大愿也有大行的奇女子。

我听过莫宗江关于发现佛光寺的采访录音，莫宗江是梁思成的助手，营造学社成员，随梁林一起考察古建。他说林先生是淘气的女孩子，敢爬树上房。当年，佛光寺测绘完毕，大家高兴。晚餐时林先生提议在大殿外吃，铺了席子毯子，像是野餐。一边吃一边看，多亏了她的远视眼，林先生说看见梁底下有字。
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梁下题字断定了佛光寺东大殿为唐构，也明确写着佛殿主宁公遇。负责抄碑的林徽因想起经幢上也出现过宁公遇，再次到经幢前确认，明确的年代，明确的人。

唐大中十一年。公元857年。

又有钱又任性又美丽既富且贵。宁公遇是谁？

宁公遇就是宁公遇。她是她自己。

做个一直跳舞的姐姐

卫刘芳

如今的综艺，有的已成为过气明星焕发演艺生涯“第二春”的跳板，他们通过这个渠道重新找到了商业价值，同时也让我这种老粉丝看到一些端倪。

在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们》里，有以表情管理丰富和身材管理严格出名的刘敏涛的热舞。等到她一把扯下风衣，露出凹凸有致的身材时，我随着音乐节奏和她一起起身开跳。

我为什么代入感这么强？是同样的年龄，还是同样随手就能将100岁活成200岁的能力？对，我就是那个擅长将街头风穿好看姐姐。

前段时间工作原因发了一批旧情感类文章，有个很潮的小青年评点说，像恋爱状态，但是年纪不像。什么话？你40出头的姐姐已经丧失多巴胺到这个地步？

柏邦妮，一个写过《老女孩》的女作家。她有作品有名气有通告，但在访谈里依然要诉说过去两年的痛。

她全身心扑入写了一个情感剧本，写到剧情最冲突，男主角在大雨中无法自拔时，她被叫停了。项目发起人说要换编剧。柏邦妮说，她就像看到自己最爱的男友娶了别人，彻骨之痛，无法自拔。

她没有再具体描述这件事，但我了解这种痛苦的状态。一个正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女人，被剥夺了继续工作的权利，那种割裂，我感同身受。40岁的女人，对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恋爱状态。当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恋爱的能力，只是有时恋爱还不如一份工作吸引人而已。

55岁的女友说，她到80岁也能谈恋爱。嗯，她依然保持着曼妙的身姿，穿着大红皮鞋买菜。我也有一柜子霓裳。我们写作的女人，卖字的钱买不起奢侈品，但尚且买得起日常装备。一大抽屉进口化妆水、姹紫嫣红的唇膏、各种功能面膜，因为没时间没场合或者没心情捯饬，即便快过期了，我们也有。

你的姐姐们，永远不会放弃自己。她们在傍晚或者晨曦中跑步，在深夜或者闲暇时上网课，她们在一场场与客户交涉中战斗力爆棚。

“我不希望他永远在雨夜。”柏邦妮形容她的小说主角。于是，她耗费心思重新拉回这个项目，把男主角写下去，让他走出雨夜，雨过天晴。

村上春树有个故事《神的孩子全跳舞》。小村是个眉清目秀的人，他有个外貌性格完全配不上他的妻子，但他愿意和这样的妻子在一起，因为踏实。但妻子却不辞而别，理由是“你诚然温柔亲切英俊，可是和你一起生活，就好像同一团空气一样”。他妻子毫不留恋无趣的婚姻，果断地去“跳”自己的新人生了。姐姐们洞悉如何取舍。

想起杨丽萍被诟病的生活态度，连没有生育都被作为人生不完整的原凶。杨丽萍解释说，她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旁观者，看风云雷电，看花鸟虫鱼，这些都是她的孩子。

羡慕她的生活。

“神的孩子全跳舞”。